



小雪寻微

□杨力

今冬的第一场霜，随着小雪节气如约而至。一大早，迎着青灰色的天际走向路边小车，一眼便瞧见了挡风玻璃上那层薄薄的、茸毛似的白。那是一层霜，均匀地、静静地铺展着，像是谁用最细的筛子，筛下的一层极寒的糖粉。那由亿万颗微小的冰晶簇拥而成的薄霜，每一簇都伸展着独特的、宛如花朵与星辰的姿态。哈出一口白气，薄霜在冰冷的玻璃上迅速消散，仿佛也带走了一层寒意。

坐在车里，目光穿过这片冰晶织就的轻纱，感觉窗外的世界被过滤得柔和而疏离，平日里棱角分明的楼房轮廓，此刻模糊得像水中的倒影。路旁那几株高大的法国梧桐，夏日里曾撑开浓得化不开的绿荫，如今已是枝丫尽秃，坦然地，甚至有些嶙峋地伸展在空中。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游走，忽然在一根高高的枝丫间，停住了。

那是一个鸟巢。

在春夏繁盛的季节，它被层层叠叠的绿叶小心翼翼地包裹着、隐藏着。如今，叶子

落尽了，这个用细枝、草茎构筑的家，毫无保留地裸露出来，像被骤然掀开屋顶的房间，带着一种安静的、近乎悲壮的坦率。它显得孤零零的，在清晨的冷风里，默默坚守着一方空寂。可以想见，春日里，那里曾有过怎样的忙碌与喧嚣，雌鸟孵卵时耐心的温暖，雏鸟索食时急切的啾啾，那是一个家庭最鼎盛的时光。而今，迁徙的已振翅南飞，留下的也另觅了温暖的角落，只余下这空巢，像一座被遗弃的微型城堡，记录着一场已经落幕的繁华。

这空荡荡的巢，与车窗上转瞬即逝的霜，竟成了冬日寄来的两封短信。霜是晨间的短笺，用冰的笔触写着：“寒潮将至，添衣保暖。”而空巢，则是岁月的长信，用一种更沉默的语言，诉说着生命循环中的离别与坚守，繁华与凋敝。它们都这样细微，若不静心去寻找，几乎就要被忽略在匆忙的步履里。可它们又这样确凿，比任何气象预报都更直接地宣告着一个季节的来临。

霜是会化的。待太阳再升高些，温度计里那根红色的细线再懒洋洋地爬升几格，这玻璃上的洁白绒毯便悄然消融，化作一颗颗微小如泪滴的水珠，蜿蜒滑落。而巢，是会继续空着的。它将度过整个严冬，承受风雪的侵袭，或许会在某一场暴风雪后坍塌一角，但它立在那里，本身就是一种等待的姿态。它在等待春风再度剪开冰河，等待鸟儿或是它们的新生儿女归来，用衔来的枝叶，修补旧的创痕，重新点燃一个家的生机。

想到这里，那由空巢带来的、淡淡的寂寥感，忽然被一种更厚实的东西取代了。冬，并非只有终结的意味。它更是一种沉淀，一种休憩，一种内敛的积蓄。大地收起所有的色彩与喧嚣，是为了让生命在深处蓄力；树木脱尽华服，是为了将所有养分留给来年的新生。这霜与巢，一现一隐，一瞬一恒，恰恰揭示了冬天最核心的秘密：在用寒冷包裹着希望，用寂静孕育着声响。

小车引擎启动，暖气慢慢吹出，车窗上的霜开始融化，视野逐渐清晰。世界恢复了它本来的样貌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。我看见了冬天真正来临的样子，不是在狂风暴雪里，而是在这一层薄霜的清涼，和一个空巢的守望里。小雪寻微，寻得的，原是天地间那一份安静而坚定的、关于轮回与希望的诺言。

不落的果子

□周汉兵

老屋后坎的地边上有两棵树，一甜一苦，甜的是柿子树，苦的是苦楝树。冬天来了，各种树上的果子纷纷掉落，但这两棵树上总有不落的果子，即便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，依然高挂枝头。

几阵西风吹过，柿子树叶很快掉光了，只剩下红彤彤的柿子。树太高，已盖过屋顶。我们只采摘了低矮枝丫那些个头饱满好看的柿子，那些品相不好的，那些很高很远枝条上的柿子，就让它自生自灭。

临近深冬，我再次回到老屋，来到柿子树下，看见树上依然有不少柿子，有的已被鸟儿吃得只剩下了薄薄的皮囊。

突然起风了，我急忙从树下走开，害怕有果子掉下来砸在头上。萧瑟的风已有些力度，一阵呼啸而来，带着寒意。那些光秃秃的枝条，便在这风里簌簌地抖着，而树上的果子，却像是睡着了，或是像树枝本身长出来的一截骨节，竟一动不动。它们不摇曳，也不挣扎，只是静静地、沉沉地悬在那里。尽管果蒂已经干枯，但它们倔强地留了下来，守着空寂的、寒冷的枝头。

我站定，仰起头，专心致志地端详起这些果子来。它们的样子算不上丰腴，早已失去水分变得有些干瘪，那深红的颜色也像是凝固了的血，而变成深褐色。此刻的它们，剩下的只是极度消瘦的形骸和不肯消散的魂魄。

突然，几只鸟儿极速飞来，叽叽喳喳围着柿子树飞了一圈，果断停在稍远的细枝上。只见它们转动脑袋，黑亮的眼睛警惕地审视四周。待确认安全后，它们轻巧地跳近柿子，爪子紧扣枝丫，不停地俯首，迅捷而精准地啄击柿子，发出细微的“咔哒”声，鸟儿的喉部随即不停地颤动，吞咽下柿肉。看鸟儿美滋滋地吃着，我立即来了一个“恶作剧”，捡起一块石子抛向柿子树，听到风声的鸟儿顿时惊慌地飞走了，落在不远的苦楝树上，警觉地东张西望。

这冬日的苦楝树，叶子落得更彻底，找不到一片叶子，但苦楝子更多更密，满树都是。苦楝子，春夏交替时节结果，到了秋天慢慢由青变黄，最后变得圆圆的、黄黄的。即便到了深冬，甚至冰天雪地，被风霜吹干了水分的干果子，还是一串一串地挂在树上，像一串串风铃，成为萧瑟冬季别致的风景，直到第二年春天。

这风景，也是一道乡愁。也许没有几个人注意，不被常常想起，却从不曾真正被遗忘。它们就这样悬在游子的心头，抑或藏在从村里走出那些人的意识深处。苦楝子，曾经是小时候玩伴攻击对方的“子弹”，也是母亲浆染布匹制作鞋底的廉价原料。如今时过境迁，但苦楝子不管不顾，依旧年复一年开花结果。

瓜熟蒂落、落叶归根、倦鸟归家，这些终归是生命的常态，也是生命的归属。掉落，是一种更替，是一种解脱，是一种轻盈。而不掉落，是在与风、与严寒、与旷野匹敌，这需要一份更大更沉默的力量。这种温柔的倔强，换一个词语可以用“固执”来描述。不落的柿子、苦楝子，以及其他留树的果子，便是这种固执。这固执，总会让我想起一些别的人和事来，比如观念，比如坚守，比如成长，比如乡音……

我想，来年春天，当暖风重新吹绿树梢，当繁花再次压满枝头，那些冬天留在树上的果子，终究是要落的。它们用全部的力量守过了整个冬天，然后坦然隐退，在新生的绿意里、在汹涌的春意里，完成最后的使命，毅然决然作了最安然的告别。

于是，那最终的掉落，就不再是飘零，而成了加冕。

喊一声秋，心就柔软了(组诗)

□胡建国

◎红叶

记忆的河山，至今还保留
脉络清晰的风骨
不开花，不说话，就风姿绰约
举手表决的权利，今天就交给山头
多好的人啊，红叶一样温柔
每一棵树下，都适合怀念
喊一声秋，心就柔软了

◎秋雨

总有几场雨要下，总有一些人会离开
缠绵悱恻，如同一部言情剧
有些往事，却值得如槟榔一样咀嚼
有些话，如一块骨头，不吐不快
你抬头看雨，像极了李商隐
雨无论怎么下，都像未写完的信

◎霜降

风越吹越紧
如同给一个高烧之人散热
大地一夜之间就凉了
这样的秋天，我经历了很多
前半夜惠风和畅，后半夜气温直转急下
薄霜像早添的华发
如同一个人在经受重大打击后
断崖式地衰老

◎秋阳

百分百肯定，此轮太阳就是
前两个月被我骂得很惨的那轮
现在，看见它如一位体弱的老人
在山顶慢吞吞地往前移动身子
心里就一阵莫名的难受